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二十二回 封侯帝女堪驚世 狂病王妃快隱情

四言古詩曰：黑頭有公，髻鬣無侯。說是處女，舉世罕儔。王妃致病，著甚來由。生者含忍，死者難休。一施一報，何怨何尤。寄言妒婦，禍福自求。

卻說帝謂閣臣道：「昨據十四長公主面奏，此番戰陣機宜，皆出伊師女冠無礙子所授，卿等亦即擬入旨內。」閣臣領旨。

又見光祿寺表奏，平定四川逆匪班師將帥士卒，例應欽賜筵席，在武英殿筵宴。帝道：「內有福藩王與十四長公主，係屬父女，且設筵武英殿，又必遣員陪宴，於儀注均有未洽，宜為權變。朕意十四長公主筵席，即賜於邸第，另遣十一長公主前往陪宴。福藩王同從徵員弁，仍在武英殿，著令宋王陪宴。」諭畢退朝，且擱過一邊。再說瑤華同福王回至府第，仍詣福王處陪侍了一回，福王遣令回來才回這邊來。行至大樓下，只見那老婦人領著四男四女，見瑤華進來，跪下就拜。瑤華喚令起來，對張其德道：「這些是什麼人？」老婦連忙上前稟道：「老婢們是蒙公主收錄，派在門屋裡看管，又給發口糧，原是五個孤身婦人，承公主諭令，令史替羅家兩妯娌擇人配合，又老婢的媳婦同黃家媳婦又蒙與他擇配，這都是公主的恩典，他們四對夫妻特來叩謝。」這八個男女又叩了頭。瑤華一看，那三個男子都是些粗人，內中只有一個到生得白白淨淨，年紀約來也不過二十多歲，心上想道：這個人不知配那一個的？嘴裡說道：「我道為什麼，是了，叫他們出去罷。」遂一徑回到房中，更換了衣服，靜靜的歇了一回，遂令傳與荷香將各人的名字開送兵部，又對梅影道：「看來師父此番也有封贈的。」梅影道：「有是必有的，恐怕她又不喜歡這些事。」瑤華道：「喜是由他不喜，不過盡我的心，不沒人的善就是了。」瑤華又想起一事，向素蘭道：「親王那邊送來這八個宮女裡邊，有一個年紀還輕，也還生得可以，這個人叫甚名字？我倒忘了。」梅影道：「她叫雲兒。」瑤華道：「可叫了她上來，可以抵黃家媳婦的缺。」素蘭道：「聞得王爺又將黃家媳發回來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幾時的事？我沒有知道。」素蘭道：「我回來時聽見周青黛說。」瑤華道：「這麼不用傳了。」當夜無話。

次日起身，不免又到福王那邊請安，就留在那邊用膳。父女兩個說些得意的話兒，只見長史進來，手裡拿著手板稟道：「光祿寺差人持手板來稟知：十一日奉旨王爺赴武英殿筵宴，公主賜筵府第，有十一長公主來陪宴。」福王道：「先將謝恩奏表預為辦齊。」長史答應去了。福王道：「我明日又得各處走走，你可在家預備後日十一長公主來的一切事情。」這府里長史、令史、管事人等，忙得個了不得。長史又令妻子到府裡承值內堂事務，拜見瑤華。瑤華看了，真個人材出眾，言語順適，與他甚為投分，就令其在自己房中套間內住下，看她分派內外各事，井井有條，卻也心服。

到十一這天，筵席倒平常，惟周到這些禮節，足足忙了一天。第二日又入朝謝恩，幸未召見，回來又聽說十四日有旨意，封拜出師功臣將士。又有天使下來，不免辦席款留。這些子女都要備辦冠帶，忙得這些人發昏。辦得齊全，已到日期了，當晚早睡，到了四更天就起身，趕著梳洗，入朝聽候封拜。福王同瑤華並八個子女，各各冠帶，以下宣及一班武弁，齊集朝堂。不一回，靜鞭三響，早有黃門官逐各宣召，並立丹墀，遠遠望見龍亭內坐著至尊，尚寶司在旁簽發旨，簽一道即有司禮監捧下丹墀，中間站立，高聲宣讀道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詔爾河南分藩福王、兼充四川監軍使臣常洵

一福王即趨前俯伏。又聽宣道：

兩次監軍，先被奢逆狡計詐降，該藩不察虛實，率被欺蒙，撤兵復叛。今雖得十四公主瑤華

一瑤華聽見，亦即趨上俯伏。又聽接宣道：

逞威殲滅。該藩功過只可相抵。但十四長公主究係該藩親生之女，又係自為舉薦，不無亦有微勛，應添賞護衛軍四十名，增食榮澤縣一邑錢糧，似此褒功飭過，以廣功過惟重之意。至於十四長公主，髻鬣學業，智勇功全，師行電馳，馬到雷轟，以數年之猖獗逆匪，不一月而生擒告廟，拯生民於塗炭，撫邊境為樂郊。朕躬免四顧之憂，將士有東山之詠。以此論功，功莫大焉。崇報勛猷，用昭公允，茲封拜為宣文耀武一等坤德侯，世襲三代，本身貸死五次，給與鐵券，增食陳、禹、許三州錢糧，以酬懋績，以昭繁衍。其師女冠無礙子，實心開導，成厥異能。且此番戰陣機宜，悉出所授，尤著偉功，但其性同野鶴閑雲，未可懋酬高爵厚祿，茲遙封為順承元妙仙師。其瑤華手下尚有家丁陸守瑜、畢守珍、祁守璞、阮守璉，婢女顧斯媚、繆斯婉、孟斯媯、甄斯好

一八個子女均各趨前俯伏。又聽宣道：

或致力疆圉，或守禦險要，或探報軍情，又或率旗殺賊。雖皆其主之運籌擘畫，亦斯輩之勇往直前，奮不顧身，匡襄其主即係斯僕，樹績攸同。家丁陸守瑜等四名，授為六品侯府長史之職，俟宣力五年，果能幹辦裕如，送部引見，量為酌推。婢女顧斯媚等四名，均授為六品鄉君之職，將來召婿，許一體稱為儀賓。嗚呼，朝綱厥典，是獎是懲，臣下布忠，惟賢惟德。雖纖細助勞，亦必酬之以貺，況大展智勇，自應渥沛其恩，封賞即宜，懋膺無忝，欽哉謝恩。

遂各拜舞謝恩畢，方欲起立，忽聞宣召蕉葉等四個小廝上殿。黃門官齊唱道：「封拜者退班。」福王同瑤華及四婢女起立，丹墀之下，望見那四個小廝伏在龍案下，並不聽見如何奏答。約有半個時辰，方陸辭下展。見又司禮監捧了旨下來，宣的是拜司員等四名。福王遂對瑤華道：「既已退班，應先回第，明日五鼓再來朝門謝恩。」遂率領子女同出朝門，早有新賜的四十名護衛軍及瑤華的護衛，均各齊集伺候。瑤華問蕉葉道：「主上召你們問些什麼？」蕉葉道：「並未問話，只誇獎了一回。」父女二人遂率同這八個小廝、婢女各各上馬，前呼後擁的援轡回第。不知怎樣，街坊上人又各知道，在那裡紛紛的議論，說人家都道養女不好，若照這樣的女兒多養兩個，勝似兒子一百倍。又一個低聲道：「看不出這福王倒在女兒身上掙了個臉，不然也不得趣。」再說福王到府第，早有親王、郡王同朝內大小文武各官都來稟賀。福王各各辭謝後，即令長史記明應行登門道謝之處，一一分作幾天走遍，福王頗不寂寞。

瑤華回想，京師城中並無留戀，意欲徑回莊上，無如福王到一處耽擱一處，每日拜不到三四家，就爛醉回來。這一日清晨，公主去請早安，遂把自己的意思告知，福王此時又不免要順著瑤華一二，這日方把這些客拜完了，瑤華已代寫下表章，送把福王看了，即便入奏，就奉旨意下來：不必陛辭，且各歸第。瑤華方有些快心，就這晚上掂掇去住的人口，取著一張單子，想著開出八個子女隨行，張周兩個不消說得，意欲將長史夫婦兩口帶回莊上，搦著筆呆想。梅影道：「公主主要想什麼？這樣難澀。」瑤華道：「我欲將長史夫婦帶回，不知他們可願意？」梅影道：「只要公主吩咐，誰敢不依。但是我們小廝都是長史了，還要他們去做什麼？」瑤華道：「我家這些小廝，初掛著銜，若要承辦，須當學習。且我們莊上這個令史就不叫好，所以要帶他去。」梅影道：「這裡也不能少人料理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將副史錢金易留在這裡辦事，只算掉個過兒。又將張黃兩媳婦帶回入於單上。」梅影道：「前日素蘭講的那八個婦人，也要安頓他。」瑤華道：「這也很是。」遂又傳知令史，即於護衛人丁內，如欲就室者，令其報名，給發庫藏，即交令史收貯，分派已定，擇了九月廿二日起行，遂與福王定奪。福王自然俯從。

到了那日，先入朝陛辭，然後發帖遍辭，急忙出城上路，曉行夜宿，不過十餘天，已到汴梁，未過黃河，先有長史來接。福王問府中都好，長史道：「此外都好，只有妃娘娘同丫頭等梅成了瘋顛之症，凡見了人持刀便殺，獨自在房只想上吊抹脖子。先還認得人，這幾日連人都不認得了。所以小官先趕上來迎接。如今公主一同回府，寢宮內已糟蹋得不成樣子。特請王爺示下，怎麼辦法？」福王道：「他既不認得人，人豈能與他相處。你們趕回家去，擇幾間閒房，將他主僕兩個親鎖在內就是了。」那長史道：「王爺雖然這樣吩咐，王爺不知他兩個的氣力甚大非凡，婦女們近他身子，個個跌了出來。若下邊男人，他究竟是位妃娘娘，誰敢輕易去近身，所以吵了七八個月，只好看著他。」福王道：「這也容易。」遂對瑤華說：「你可以遣這四個丫頭，去將他鎖禁就是

了。」瑤華道：「這是女兒的嫡母，如何敢叫丫頭們去囉嗶？」福王道：「他若好好的人，自然她是你的嫡母，他今人事不省，還講什麼倫理。況這丫頭是我所遣，並不是他們敢於犯上。速速遣他們去。一過了河，不過七十里就到了，遲則見面難為情。」瑤華對著素蘭笑道：「王爺的令旨，你們且走一遭，但不可傷損了妃娘娘，這個罪你們就當不起。」福王道：「倒不要如此說，若把他傷了呢，還是我的罪過哩，你們只管前去。」這四個丫頭一聲遵旨，帶著馬飛上渡船，頃刻已到彼岸，上了馬豁喇喇地跑去了，長史也就隨去。父女引著隨從人等才從容渡河，到得彼岸，仍然按轡徐行，早有地方文武都來迎接，福王一一辭回，備有尖站，遂入行館，正在用膳時，四個丫頭已復反身來了，福王問起情由，素蘭道：「妃娘娘的力氣果真大，她見婢子們四個走入寢宮，倒像預先知道請他到別屋裡住的光景，他口內說道：『你們來難到我就怕你？』趕到寢門邊拿一條門栓，足有碗口來粗，一丈多長，兩手拿來一屈兩段，就舞將起來打人。婢子同梅影兩個，縱在他身後，將這門栓奪下，妃娘娘就惱極，看婢子們有段門栓在手，卻不敢上來，回頭見鬱李短小，遂用兩手提著鬱李的後領，往上一舉，著力往下一擲，虧得婢子們都會縱跳，一擲到地，鬱李把腳一頓，倒縱上了屋樑。妃娘娘仰起頭來，看著大笑。婢子們三個悄悄到妃娘娘後身，把他兩手一束，用絹帕拴住，連忙提過一張椅子，請他坐了。妃娘娘還起兩腳亂踢，又用絹帕連椅拴住，動彈不得，忽又哭起來，口裡說道：『偏偏又撞著這幾個冤家來了。』婢子們遂兩個小廝，抬著送上大樓去住了。」福王道：「還有個萼梅呢？」梅影道：「他不過是文癡，若妃娘娘鬧起來，他會雜在中間亂逛，今見妃娘娘拴在椅上，他就笑嘻嘻的跟著上樓了。已將樓門緊閉，想也鬧不出事來。當下就吩咐婢子們在那屋裡收拾，打完了尖去正好住下。」福王聽了，呆上半天，忽然道：「這樣病是從何處得來的？實在不解。」瑤華道：「女兒聞得師父說，大凡瘋病都從孽障上起，有前生的，有今生的。不知母親是從那一端起的？」福王道：「這又誰知道，且回家中再處。」說罷大家一時起身，不到兩個時辰就到了。瑤華一徑直到寢宮，已見打掃乾淨，鋪設行李，早有長史、令史以及太監、宮女、各局執司婦女，都來請安道喜，口稱侯爺。瑤華笑道：「你們就稱一聲公主罷，侯爺實在不好聽，曉得有封號的還好，不然還當我竟是個猴子哩。」人家都笑將起來。不一回，漸漸多退出去了，瑤華仍舊把這些人照依在京一樣，分撥各處住下，打聽到得福王另在別宮和這些宮嬪們耍樂去了。不多一會，天就晚了，擺膳獨用，有黃家媳婦也在旁伺候，瑤華問道：「你招的男人我還沒有問得，到底是那一個？」黃家的道：「那後生白腆的就是。」瑤華道：「他們招的三個都只平平，何獨你招的只麼好？」黃家的笑道：「這也各人的命。」瑤華道：「是誰替你招的？」黃家的道：「是張家老婆子說來的，也是他遠房內姪。」瑤華道：「他平日做什麼生理？」黃家的道：「他姓江，名字叫允長。先前原是富商之子，後來敗完了，習過醫道，因不得時，所以情願來投靠在公主門下。」瑤華道：「我說他必不是個粗人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張其德來稟道：「長史來稟知，這裡本府小姐和本地鄉紳小姐們都有帖來道喜請安。」瑤華道：「叫他登上門簿，我明日回看。」

次早，往福王處請了安，即出門回拜，俱不停留，不過飛帖而已。回到府中，天還尚早，只見長史來稟說：「莊上師父有書來。」瑤華忙令傳進，乃是個太監，賚書入到寢宮，叩頭請安畢，呈上書子。瑤華拆看了，知亳州一帶時有流賊窺伺，令稟知王爺，率領子女回莊。瑤華遂即往福王處稟知，即欲回莊，福王應允。擇了吉日，備齊夫馬遣回。福王道：「我且看病人，若好，也隨後就來。勤勤地寄信，免我懸望。」瑤華遵奉。

到了那日，遂拜辭啟行。瑤華恐怕流賊圍莊，趕著馱子兼程而進，行抵路上，竟有土賊竊發，遂令子女們挾著弓彈，以防不虞。這日起是太早，離站頭十餘里，早有一起草寇在高粱田裡等候。忽聞一枝響箭飛來，被素蘭接住。瑤華道：「休等他們上前。」令桃紅、柳枝護著隨行人眾，放開馬直入高粱叢裡，彈子、鏢槍、流星齊發，打死的打死，生擒的生擒，問來都是無籍之徒，冒著流賊之名，沿途搶掠。瑤華道：「憐你們饑寒無奈，暫饒一死，速去改邪歸正，再被拿住，斷不輕恕。」眾賊抱頭鼠竄而去。

瑤華這一日趕著將近莊子才歇，第二日一早便到，看見莊上人煙湊集，四堵平安，不像個有流賊相犯的光景。已有令史同親隨軍都來迎接。進得大殿，又有太監們接著，寢門邊一群婦女都在門邊迎接。瑤華道：「師父在那間？」大家說：「仍在西房內。」瑤華竟入房中，無礙子也迎出來了，瑤華倒身下拜，無礙子扶了起來，說起久離之況，不免大家流淚。隨後子女們拜見，宛然遠離之子，見了親娘一般，個個哭個不了。無礙子道：「見了就是，還哭什麼，你們一個個官的官，鄉君的鄉君，也不枉了這番苦心。」瑤華道：「弟子們的榮耀，都是師父教成的，弟子不敢忘恩，在帝前奏明，師父也蒙主上加了一個封號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我要這個做什麼。」又見新收的一班婦女，都來叩見，長史等亦具手板來見。無礙子令太監們辭去了，吩咐白於玉備辦筵席，吃個合家歡。瑤華問起有流賊來過麼？無礙子道：「什麼流賊敢來窺伺。我知你們已到汴梁，王爺是不消說得，宣淫無度，王妃又得瘋病，你在那裡無非與這些社友纏繞，有甚益處。且恐有孝服臨身，若不趕早完了終身大事，這一耽擱，又是三年。如此消磨歲月，豈不可惜。故我假個話頭，喚你們回來。」正說著，已排下膳了。瑤華陪著無礙子用膳，那些子女們亦在內外筵席。